

引用格式: 刘庆果, 孙丕苓, 王世清, 向罕, 王松梅. 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J]. 山地学报, 2024, 42(1): 108-122.

LIU Qingguo, SUN Piling, WANG Shiqing, XIANG Han, WANG Songmei.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genesis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village names in the Chongqing se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n China [J]. Mountain Research, 2024, 42(1): 108-122.

## 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

刘庆果<sup>1,2</sup>, 孙丕苓<sup>1\*</sup>, 王世清<sup>1</sup>, 向罕<sup>2</sup>, 王松梅<sup>2</sup>

(1. 曲阜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2. 重庆市黔江新华中学校, 重庆 409000)

**摘要:** 地名体现鲜明的地方特色, 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开展乡村地名研究对多民族融合地区的乡土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多民族融合的水系流域乡村地名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为缺乏。本文以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为研究对象, 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平均最邻近距离、核密度估计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研究表明: (1) 乡村地名分布呈现空间集聚特征。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密度呈现东北和西南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 以地形、水文、生物等命名的乡村地名主要分布于库区东北部山区及西南部海拔较低的平坦地区; 地理方位类和颜色类乡村地名主要呈点状分布。(2) 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集聚分布范围较广且空间差异明显。数字类和人工建筑类乡村地名主要分布于库区东北部山区及西南部城区; 军事活动类和历史政治类乡村地名集聚于西南部海拔较低的主城区; 姓氏类和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集中分布于东北部山区; 美愿与纪念类和多民族文化类乡村地名空间分布基本一致。(3) 乡村地名是地形地貌、水文特征、生物资源、经济发展、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该研究可为三峡库区的多民族融合发展、乡土文化传承等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 乡村地名; 空间分布; 平均最近邻指数; 核密度估计; 三峡库区; 重庆

**中图分类号:** P281

**文献标志码:** A

地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专有名称, 用于标识位于特定地理空间位置的自然或人文事物<sup>[1-2]</sup>, 表征特定时期某一地域的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环境特征, 记录着民族兴衰、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军事活动等文化景观信息<sup>[3-4]</sup>。地名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 彰显着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sup>[4]</sup>。地名是人类集体活动与地区文化演进的集中体现, 其相关研究可为地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

究提供重要资料<sup>[5-6]</sup>。

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名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sup>[7]</sup>。国外地名研究起步较早, 但关注的重点不断发生变化。研究初期, 相关研究主要通过描述、记述等方法解释地名的起源、语源、类型、嬗变过程等, 基本不涉及地名的空间分布和演变规律<sup>[8]</sup>。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地名研究不断引入地理信息技术和统计方法, 空间可视化与定量解释成为地名学发展的重要趋势<sup>[9]</sup>, 研究方向逐

**收稿日期** (Received date): 2023-08-22; **改回日期** (Accepted date): 2024-01-17

**基金项目** (Foundation item):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10125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9YJCZH144);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ZR2019QD006)。[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2101258); Youth Found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19YJCZH144);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Shandong (ZR2019QD006)]

**作者简介** (Biography): 刘庆果(1984-), 男, 山东泰安人, 硕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区域可持续发展。[LIU Qingguo (1984-), male, born in Taian, Shandong province, M. Sc., lecturer, research on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mail: lqguo23@qfnu.edu.cn

**\*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孙丕苓(1984-), 女,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与乡村发展。[SUN Piling (1984-), female,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effect of land use change and rural development] E-mail: spling86@qfnu.edu.cn

渐转向民族地名、殖民地名<sup>[10-11]</sup>以及城市地名景观<sup>[12]</sup>、生态地名景观<sup>[13]</sup>、岛屿地名景观<sup>[14]</sup>等方面,研究区域涵盖美国<sup>[15]</sup>、俄罗斯<sup>[16]</sup>、新加坡<sup>[10]</sup>、德国、西班牙<sup>[12-13]</sup>、特罗布里恩群岛<sup>[14]</sup>等国家和地区。

国内地名研究经历了从以定性分析为主的“描述—解释”阶段向“定量—可视化展示”阶段的转变,研究焦点从地名文化布局及其影响因素,转移至地名景观的多层次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探索地名景观区划与功能分区<sup>[4,6]</sup>。统计方法与 GIS 相结合是近年来地名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聚类分析、洛伦兹曲线法<sup>[17]</sup>以及基于 GIS 技术的经验正交函数(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 EOF)<sup>[8]</sup>、核密度估计法<sup>[2,4,18-19]</sup>、多距离空间分析函数<sup>[9]</sup>、网格制图法与空间平滑插值法<sup>[20]</sup>、移动搜索法的点距离空间平滑分析法<sup>[3]</sup>等方法,研究尺度包含省(自治区、直辖市)<sup>[4,8,21]</sup>、地级市<sup>[22]</sup>、区县<sup>[23-25]</sup>等。目前,地名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市、县域尺度,农牧交错地区<sup>[26]</sup>、少数民族聚居区<sup>[2]</sup>、多民族融合区<sup>[18]</sup>、水系流域<sup>[27]</sup>等特色区域逐渐成为乡村地名景观研究关注的热点区域。然而,以 GIS 为平台,从整体分布形态、空间密度相结合的角度,开展水系流域多民族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这方面系统研究不足。

三峡库区是典型的多民族文化融合区和流域经济快速发展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库区村落面临着空心化、空巢化等问题,乡土文化不断流失,作为地域文化载体的乡村地名亟待保护,探讨三峡库区乡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及成因,对多民族融合的水系流域乡土文化保护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三峡库区(重庆段)的乡村地名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平均最邻近距离、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旨在揭示三峡库区乡村地名点的分布规律,为该区域乡土文化保护传承提供科学参考。

## 1 研究区概况

三峡库区(重庆段)的地理范围为 28°31′~31°44′N, 105°49′~110°12′E, 涉及重庆市 22 个区县(图 1)。该地区总面积为  $4.61 \times 10^4 \text{ km}^2$ , 占整个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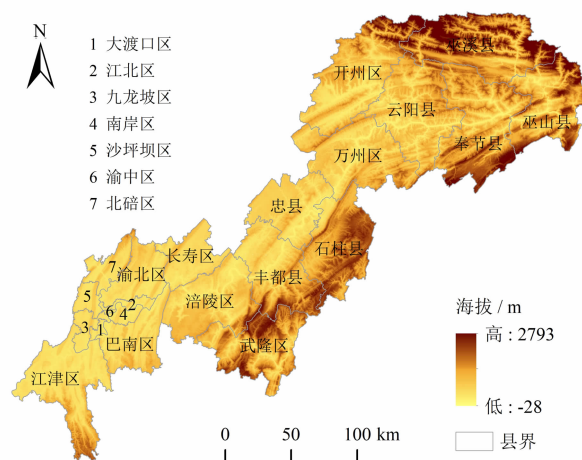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峡库区总面积的 85.60%, 是汉族与土家族、苗族、彝族、壮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 形成了兼收并蓄的多民族文化。截至 2020 年底, 库区汉族总人口达 2020.27 万人, 占库区总人口的 97%, 土家族、苗族、彝族、壮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人口达 62.52 万人。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古驿道与现代交通的融合促使三峡库区(重庆段)从三国古战场和抗战时期的政治中心发展到现今的直辖市与国家中心城市, 形成典型的多民族文化融合区和流域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地形破碎、河流纵横、生物多样性丰富, 自然环境恶劣, 成为长江上游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和典型生态脆弱区之一<sup>[28-29]</sup>。该地区山地、丘陵面积广布, 地势东高西低, 海拔范围为 -28 ~ 2793 m。库区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气候温和湿润, 物种资源丰富。

##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涉及的乡村地名, 通过 Google Earth、百度地图等平台获取, 参考《重庆市志》<sup>[30]</sup>《重庆地名志》<sup>[31]</sup>和《四川省重庆市地名录》<sup>[32]</sup>等史志资料, 剔除不能确定由来和无法确定分类的地名, 共获得乡村地名 69 912 个。海拔高程等地形数据获取自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 2.2 研究方法

#### (1) 平均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分析(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 NNA) 是

一种空间分布分析方法,主要通过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与随机分布模式下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的比值来判断其与随机分布的偏离程度<sup>[33]</sup>。本研究选取平均最近邻指数(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ANN)分析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点的空间分布态势,其计算公式为<sup>[29]</sup>:

$$ANN = \frac{\overline{D_0}}{\overline{D_e}} = \frac{\sum_{i=1}^n d_i/n}{\sqrt{n/A/2}} \quad (1)$$

式中,  $\overline{D_0}$  是每个乡村地名点与其最近邻乡村地名点的观测平均距离;  $\overline{D_e}$  是假设随机模式下乡村地名点的期望平均距离;  $n$  为乡村地名总数;  $d_i$  为距离;  $A$  为研究区面积。若  $ANN < 1$ , 则乡村地名点呈集聚分布; 若  $ANN > 1$ , 则乡村地名点趋向于随机分布。

### (2)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主要通过已知的数据点进行估计,可以有效实现空间点位信息的可视化<sup>[19]</sup>。本研究选取核密度估计法从空间可视化与定量化角度分析三峡库区(重庆段)各类乡村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其计算公式为<sup>[4,34]</sup>:

$$f(x) = \frac{1}{nh^2} \sum_{i=1}^n K\left(\frac{x-x_i}{h}\right) \quad (2)$$

式中,  $f(x)$  为乡村地名的核密度值;  $K\left(\frac{x-x_i}{h}\right)$  表示核密度函数;  $(x-x_i)$  表示乡村地名点  $x$  到样本点  $x_i$  的距离;  $h$  为带宽。

## 3 结果分析

### 3.1 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统计分析

根据三峡库区(重庆段)地名命名来源及特点,可将其划分为以人类认识自然为主的自然景观类地名和以人类利用与改造自然为主的人文景观类地名两大类<sup>[3]</sup>(表1)。其中,自然景观类地名可进一步分为地形地貌、水文、地理方位、动物、植物、颜色6类;人文景观类地名主要包括经济活动、人工建筑、姓氏、园林景观、军事活动、历史政治、美愿与纪念、多民族文化、数字9类。以上二者均属于地名文化范畴。最近邻分析结果显示(图2),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平均最近邻指数为0.881( $Z$ 值为-60.109,  $P$ 值为0.000),表明三峡库区乡村地名的分布形态呈现聚集分布。

表1 乡村地名分类统计

Tab. 1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s of village names

类型	统计次数	比例/%	主要字(词)数	平均最近邻指数
自然景观类	地形地貌	16 459	23.54	58
	水文特征	11 762	16.82	40
	地理方位	3052	4.37	16
	动物	4563	6.53	27
	植物	5012	7.17	79
	颜色	2302	3.29	11
人文景观类	经济活动	3321	4.75	38
	人工建筑	9856	14.10	36
	姓氏	4195	6.00	119
	园林景观	829	1.19	4
	军事活动	1257	1.80	19
	历史政治	286	0.41	16
	美愿与纪念	2317	3.31	72
	多民族文化	1494	2.14	75
	数字	3207	4.59	16
合计	69 912	100	—	0.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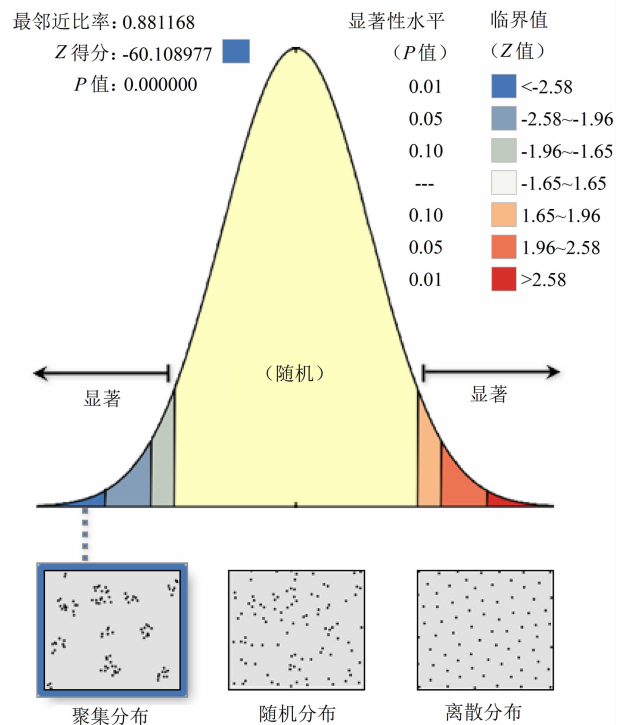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地名平均最近邻指数

Fig. 2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village names

#### 3.1.1 自然景观类地名

三峡库区(重庆段)自然景观类地名共有

43 150个,占区内地名总数的61.72%。地形地貌类乡村地名在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中最为常见,出现次数高达16 459次,占地名总数的23.54%(表1)。该类乡村地名以含“山、坝、坪、岩、垭、塆、塽、坡、咀、坎”等字样的地名最为常见,所用字主要有58个(表2)。其中“坪”字地名共有3526个,“坪”意为山区或丘陵地区局部的平地,如盖坪,因该村位于山区的平地而得名;“岩”字地名出现1361次,“岩”意为岩石突起而形成的山峰或山中洞穴,如白岩脚,因该村地处白色山峰的山脚而得名;“垭”字地名共计1274个,“垭”意为两山之间的狭窄地方,如土地垭、黄桷垭等。这主要是因为三峡库区(重庆段)地质构造复杂,山岭交错,地形破碎。

表2 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用字(词)分类

Tab. 2 Word (words) used in village names with natural landscape

类型	主要用字(词)
地形地貌	鞍、凹、坳、坝、坂、塆、包、背、崩、壁、岔、岱、塄、磴、磴、顶、洞、堆、墩、峰、岗、沟、谷、拐、荒、尖、咀、坎、坑、垮、岚、梁、岭、岑、盘、坪、坡、丘、坵、山、塍、石、台、梯、头、凸、坨、弯、塆、窝、峡、穴、崖、垭、岩、岳、嘴
水文特征	漕、汊、潮、池、冲、川、凼、滴、渡、涪、海、河、洪、湖、洄、洞、江、凉、流、泥、泡、清、泉、水、滩、潭、汤、淌、汀、沱、洼、湾、渭、溪、沿、洋、淤、源、源、泽
地理方位	北、东、南、西、上、中、下、里、内、外、前、后、阴、阳、左、右
动物	豹、蚕、蝉、鹅、蜂、凤、鸽、狗、蛤、鹤、猴、虎、鸡、鹿、蛟、狼、鲤、龙、鹿、骡、螺、驴、马、蚂、猫、牛、雀、蛇、狮、兔、虾、象、熊、鸦、鸭、燕、羊、鹳、鹰、鱼、猪、麒麟、蝴蝶、骆驼、蟠龙、螃蟹、蜈蚣
植物	艾、芭、柏、菜、草、茶、椿、茨、枫、葱、枫、柑、苟、苟、瓜、桂、果、蒿、荷、花、桦、槐、椒、蕉、荆、桔、菊、蕨、菌、梨、李、栎、栗、莲、蓼、林、柳、芦、萝、麻、麦、茅、梅、檬、棉、木、楠、藕、莽、桑、衫、柿、树、松、檀、桃、杏、秧、杨、枣、榨、樟、竹、棕、菖蒲、芙蓉、茯苓、枸杞、核桃、葫芦、蘑菇、菩提、梧桐、茱萸
颜色	白、碧、黑、红、黄、灰、蓝、绿、青、朱、紫

水文类地名以河、水、湾、溪、凼、冲、池、淌、沱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11 762个,占地名总数的16.82%,所用字词约40个(表1、表2)。其中“湾”字地名出现6423次,“湾”意为水流弯曲的地方。此类村名多以地物进行命名,如水井湾、堰塘湾、塘湾,均是直接以水井、堰塘等水利地物进行命名;河

湾村因地处酉水河河湾处而得名,鱼塘湾因村内有鱼塘而得名。“沱”意为川江的回水河湾,如月沱,因此处河流的回水湾呈月形而得名。这些乡村地名都反映了人们逐水而居的选址原则。

地理方位类地名以东、南、西、北、上、下、中、阴、阳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3052个,占地名总数的4.37%,所用字词约16个(表1、表2)。其中“上”字地名出现990次,“上”意为位置在高处的,如垭口上,因地处狭窄山口上方的小块平地而得名。

生物类乡村地名多依托自然环境孕育的花草虫鱼鸟兽的名称命名,其中动物类地名以凤、鸡、龙、马、猫、牛、狮、鱼、羊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4563个,占地名总数的6.53%,所用字词约27个(表1、表2)。其中“龙”字地名出现702次,“龙”作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秘瑞兽,象征着祥瑞、皇权和尊贵。这类乡村地名大多带有图腾的印记,体现了巴蜀人对于鸟兽鱼虫的图腾崇拜,如青龙村、白虎村、龙凤村等。植物类地名以柏、茶、椿、枫、桂、梨、麻、木、衫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5012个,占地名总数的7.17%,所用字词约79个(表1、表2)。其中“柏”字地名出现372次,如柏木林、柏树林,因此地大量生长柏树,故而得名;金玲乡银杏村因该村内遍布天然银杏林而得名。

颜色类地名以目力所及的颜色命名乡村地名,直观醒目。以白、黑、红、黄、青等字样最为常见,相关地名共计2302个,占地名总数的3.29%,所用字词约11个(表1、表2)。这类乡村地名是对长江三峡自然风光绚丽多彩,绮丽如画的写照,往往跟其他形象的景物结合,如青龙咀、白庙子、白杨坪等。

综上,这些乡村地名直观映射出长江三峡(重庆段)地区的自然地物特征,地形地貌类乡村地名中常见“壁、洞、峰、沟、谷、梁、岭、峡、穴、崖”等字,水文类乡村地名中多含“河、湾、溪、沱、洞、滩、洼”等字,映射出长江三峡(重庆段)地区的自然环境呈现崇山峻岭、峡滩相间、河道曲折、滩礁星罗、两岸危壁耸立等特征。

3.1.2 人文景观类地名

三峡库区(重庆段)人文景观类地名共有26 762个,占区内地名总数的38.28%。人工建筑类乡村地名在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中最为常见,出现次数高达9856次,占地名总数的14.10%。该类乡村地名以含“坝、碑、槽、坟、观、楼、庙、桥、寺”等字样的

地名最为常见,所用字主要有 36 个(表 3)。该区域是古巴楚之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次建都,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频繁,多民族聚居。长江沿线经济发展和商业互通频繁促进了汉族文化与土苗文化交融,形成了大量商贸型、美愿纪念、多民族文化类乡村地名,这奠定了三峡库区(重庆段)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的命名及空间格局特征。

表 3 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用字(词)分类

Tab. 3 Word (words) used in village names with human landscape

类型	主要用字(词)
经济活动	埠、仓、槽、厂、场、城、道、店、坊、房、铺、股、号、户、货、集、匠、窖、街、酒、口、矿、炉、码、磨、碾、圈、社、市、铁、巷、窑、驿、槽、栈、站、纸、庄
人工建筑	庵、坝、堡、碑、槽、城、殿、坟、佛、府、阁、宫、观、楼、门、庙、磨、墓、棚、墙、桥、渠、圈、寺、塔、坛、塘、厅、亭、屋、堰、院、寨、牌楼、牌坊
姓氏	艾、安、白、卜、蔡、曹、曾、车、陈、崔、代、戴、邓、丁、董、杜、段、范、方、冯、付、傅、甘、高、龚、桂、郭、韩、何、贺、侯、胡、华、黄、简、江、姜、蒋、金、京、柯、孔、匡、兰、雷、黎、李、梁、廖、林、刘、柳、龙、卢、鲁、陆、罗、马、毛、梅、潘、彭、蒲、秦、齐、钱、乔、邱、冉、任、邵、沈、盛、施、石、史、宋、苏、孙、谭、汤、唐、陶、田、涂、万、汪、王、魏、文、吴、伍、夏、向、肖、谢、熊、徐、许、薛、严、晏、杨、姚、叶、易、殷、余、喻、袁、张、赵、郑、钟、周、朱、祝、邹、左
园林景观	景、陵、园、苑
军事活动	堡、兵、道、碉、墩、烽、关、官、军、盘、炮、旗、台、团、屯、营、皂、寨、战
历史政治	朝、官、公、监、局、科、所、厅、政、朝庄、都督、夔辖、衙门
美愿纪念	安、宝、保、财、昌、慈、赐、德、发、丰、风、佛、福、富、光、贵、和、合、恒、鸿、华、皇、辉、吉、嘉、佳、金、康、乐、礼、龙、隆、美、睦、宁、平、庆、馨、仁、荣、善、神、胜、寿、顺、泰、旺、喜、孝、贤、仙、祥、兴、幸、义、益、银、裕、悦、端公、敦厚、关心、观音、集贤、黎明、菩萨、天堂、团结、友爱、友谊、友好、玉皇
多民族文化	坝、祠、倘、车、冲、吊、洞、栏、么、苗、排、坪、趟、土、坨、乌、寨、拨云、把伞、吊脚楼、吊炉子、吊洞子、祠堂、糍粑、打鼓、灯盏、斗碗、赶场、扛子、奉云、合掌、接腿、缙云、乱欠、漏肚子、锣鼓、懒板凳、磨子、什字、挑灯、表耳、笱箕、断腰子、苗耳、锅坎、烫灶、板窗子、客群、炉头、寒婆、辣子、线扒子、擦耳、巫吐、根根脚、插腊、揪棺材、高尾子、碓窝、土包、风火里、荒土子、望天收、斗半种、唧颈子、窄颈子、干板子、回头线、杖柜、道子牵、走沙干、通天扭、吆喝寨、陀腰杆
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单、双

经济活动类乡村地名以厂、场、店、坊、房、铺、窑、纸、市、口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 3321 个,占地名总数的 4.75%,所用字词约 38 个(表 1、表 3)。其中“房”字地名出现 1004 次,如红槽房,因有人在清水溪流经处开设槽房利用溪水酿酒,生意红火,故而得名;石桥铺,因重庆至成都东大路驿站旁有石桥和店铺而得名;石灰市,因此地是石灰集散市场而得名。“口”多为旧时交通要道,经济较为发达,“滩子口”建村于清光绪年间,因此地是滩脑壳通往巴县城山路必经路口而得名。此外,井口、关口、林口、渡口、道口、站口、巷子口等都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集中地区。重庆在历史上曾三次建都,亦是战时陪都。三峡库区(重庆段)历来经济活动频繁且类型丰富。

姓氏类地名以陈、邓、胡、李、罗、王、向、杨、张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 4195 个,占地名总数的 6.00%,所用字词约 119 个。受地形条件限制,重庆三峡库区长期处于农耕时代,宗族选择地势较为平坦地区建设村落聚居,并以宗族姓氏命名,如王家沱、李庄村、杨家坪、肖家湾、张家塍等,呈现出一家一沱、一家一坪、一家一湾的空间格局。这使得三峡库区乡村地名宗族色彩浓重。

园林景观类地名以景、陵、园、苑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 829 个,占地名总数的 1.19%。其中“园”字地名出现 651 次,占该类乡村地名景观的 78.53%。重庆市三峡库区传承农耕文化,建设了一系列以农耕景观命名的乡村地名,如茶园坪、木瓜园、菜园村、斑竹园、柑子园等,重庆市万州区菜园村因村内盛产蔬菜而得名。

军事活动类地名以堡、关、团、营、寨、兵、道、碉、烽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 1257 个,占地名总数的 1.80%,所用字词约 19 个。屯、堡、寨、营等是古代军事设施的名称,如吴家屯、团山堡、四方寨、曹家营等村落,曾经都是屯兵集营之地。自古至今,重庆多次历经战乱,在重庆三峡库区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部分军事设施、关隘以村落的形式留存发展。

历史政治类地名以朝、官、公、监、局、科、所、厅、政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 286 个,占地名总数的 0.41%,所用字词约 16 个。重庆三峡库区的政治文化地名多为一些政府机构、政治制度等,如官厅村、官田村、掌印村、官堂边、监口、天官府、道门口、较场口、新政村等。其中官厅村得名于政府机关,道门口



则因清朝康熙年间在此建设川东道署而得名。

美愿与纪念类地名以安、宝、昌、慈、德、丰、华、吉、嘉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 2317 个,占地名总数的 3.31%,所用字词约 72 个。其中“兴”字地名出现 212 次,占这类地名的 9.15%。“兴”有兴盛、创立等释义,常与兴旺、兴隆连用,如兴隆垆、兴隆湾、兴隆坪、兴隆台等,这些地名体现了长江三峡地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福泽延绵的热切期盼。

多民族文化类地名以祠、倘、洞、栏、苗、排、坪、土、坨、乌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 1494 个,占地名总数的 2.14%,所用字词约 75 个。其中“寨”字地名出现 696 次,占该类乡村地名的 46.59%。三峡库区汉族与土家族、苗族、回族、藏族、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混合聚居,形成了丰富的宗祠文化与寨堡文化。这些文化融入当地的乡村地名,该区域共有 182 个乡村地名中含有“祠堂”或“祠”,如乔家祠堂、卓家祠等因村内建有宗氏祠堂而得名。此外,寨、堡、楼等是我国诸多民族的特色建筑,如冉家寨、凤凰寨、长寿寨、老君寨、赶场堡、蔡家吊脚楼等乡村地名都蕴含着多民族共融的民居建筑文化。这些乡村地名体现了三峡库区多民族聚居宗族观念浓重、寨堡文化丰富的特征。

数字类地名以一、二、三、十、百、千、万、亿、单、双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 3207 个,占地名总数的 4.59%,所用字词约 16 个。其中“三”字地名出现 704 次,如三角湾、三湾村、三汇村、三汇场等乡村地名因三条河(溪)在村、镇附近汇合而得名;三塘村、三塘湾则得名于村内三口水塘,这些地名都体现了重庆多水的自然特征。此外,聚居于三峡库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数字有着崇拜和禁忌的习俗,认为“三、五、六”为吉祥数字,尤其钟爱“三、五”。

### 3.2 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

#### 3.2.1 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

三峡库区(重庆段)自然景观类地名呈现显著的聚集分布特征(图 3),整体表现为东北、西南地区分布密度高,中部地区分布密度低的趋势(图 4)。三峡库区(重庆段)自然景观类地名密集分布区主要集中于三峡库区东北部的巫溪县大部、奉节县中部及北部、开州区和云阳县东北部等县以及重庆市西南部的巴南、江津、大渡口、江北、南岸区等市辖区,密度值为 1.065 ~ 3.059,而在三峡库区(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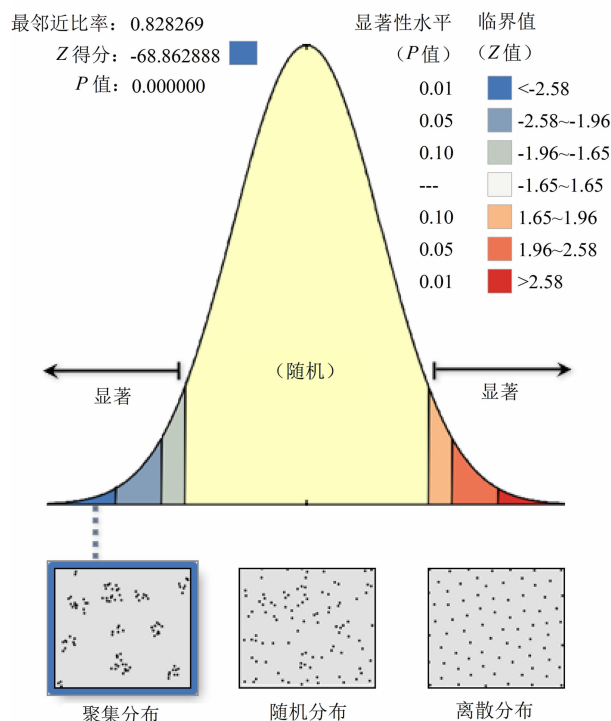


图 3 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平均最近邻指数

Fig. 3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village names with natural landsca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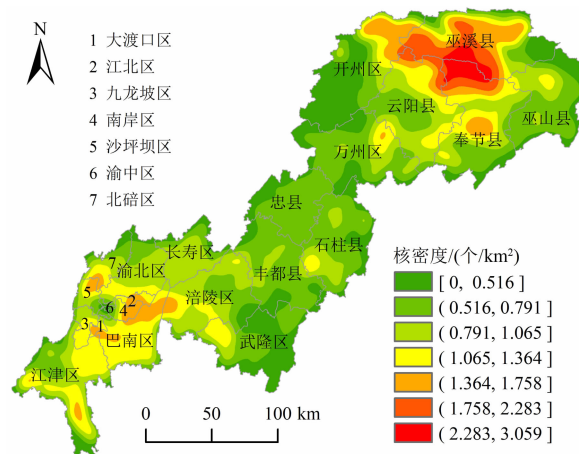


图 4 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核密度分布

Fig. 4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names with natural landscape

段)中部地区的忠县、武隆区、丰都县等县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仅为 0 ~ 1.065。

三峡库区(重庆段)受其“依山傍水”的区位影响,地形地貌复杂多变,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空间差异显著(图 5)。地形地貌类乡村地名高密度分布区主要集中于东北部海拔较高的山区(图 5a),在巫溪县、万州区和开州区东北部、奉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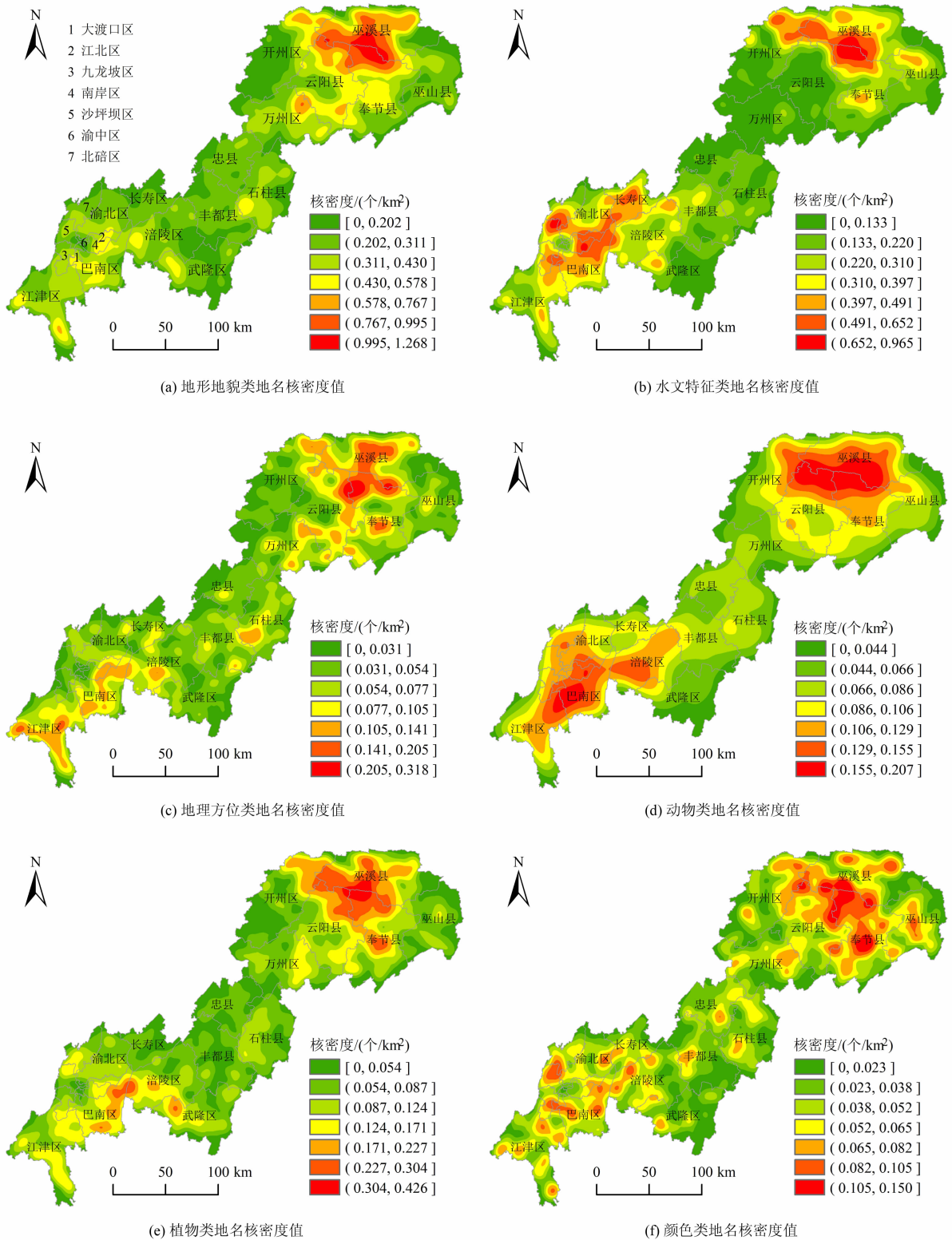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类型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核密度分布

Fig.5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names with varies natural landscape

县北部和中部、云阳县北、东、西部呈现高密度集聚,最高密度可达 1.268。此外,在江津区南部山区也有小范围集聚,密度值为 0.578 ~ 0.767,在其他地

区分布密度较小,密度值为 0 ~ 0.430。水文特征类乡村地名高密度分布区范围较大(图 5b),西南部海拔较低的长寿、巴南、江北、南岸等县区及库区东北

部海拔相对较高的巫溪、奉节、巫山、开州区等地呈高密度集聚分布,密度值为 0.397 ~ 0.965。而在中部万州区、忠县、石柱县分布密度较低,密度最高值仅为 0.310。地理方位类乡村地名总体分布密度较低(图 5c),高密度分布区较为分散,仅在巫溪县、奉节县、江津区等地区分布密度较大,密度值可达 0.318,而在重庆主城区西南部的北碚、沙坪坝、九龙坡区等地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为 0 ~ 0.077。古人常以山水方位进行命名,如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动物类地名分布密度的变化趋势明显(图 5d),表现为分布密度以巫溪县、涪陵区、巴南区为核心向四周呈同心环状递减,但最高密度值较低,仅为 0.207。在三峡库区(重庆段)中部的武隆区、忠县、万州区等地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为 0 ~ 0.086。巫溪县、涪陵县、巴南区动物资源丰富,动物种类可达数百种,因此这些区域也是动物类地名的集中分布区。植物类乡村地名在三峡库区(重庆段)东北部及南部密度较高(图 5e),其中以库区东北部的巫溪、云阳、奉节等地分布最为集中,其次为南部武隆、涪陵、巴南等区,分布密度值为 0.171 ~ 0.426,而在广大的中部地区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为 0 ~ 0.124。颜色类乡村地名高密度区分布较为分散(图 5f),最高密度值为 0.150,主要分布于库区东北部的奉节县、巫溪县、云阳县、巫山县等地。武隆区以及丰都县西部、万州区南部、开州区大部分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为 0 ~ 0.052。

### 3.2.2 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

三峡库区(重庆段)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高密度集聚区分布范围较广且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图 6),具体表现为三峡库区东北、西南部地区分布密度高,中部大部分地区分布密度低。图 7 显示,三峡库区(重庆段)人文景观类地名密集分布区主要集中于三峡库区东北部的巫溪县大部、开州区和云阳县东北部、奉节县北部等地以及西南部的涪陵、巴南、渝北、九龙坡区等地,密度值为 0.704 ~ 1.669,最高值达 1.669。而在三峡库区(重庆段)中部地区的忠县、丰都县以及东部的巫山县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为 0 ~ 0.556。

三峡库区(重庆段)作为重庆市社会经济和城乡发展最集中、最有活力的地区,历史政治渊源复杂,多民族文化交融,人地关系特征鲜明<sup>[31]</sup>。不同类型人文景观乡村地名景观空间差异明显(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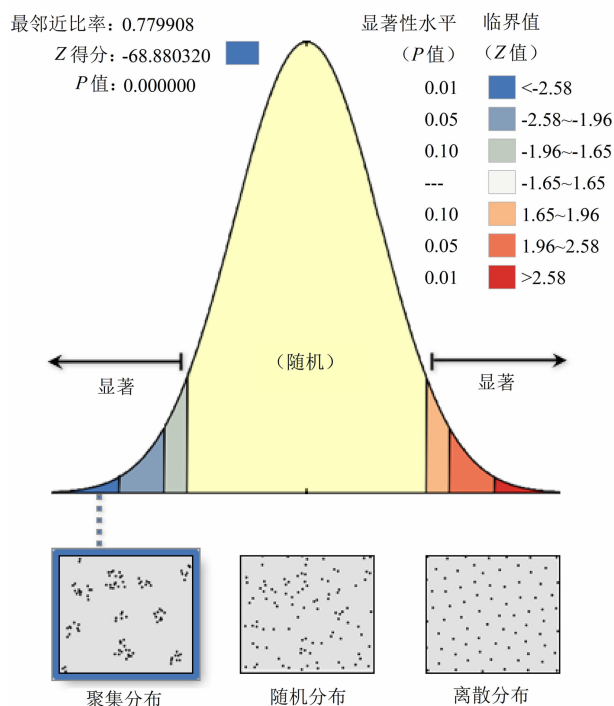


图 6 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平均最近邻指数

Fig. 6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human landscape rural place-na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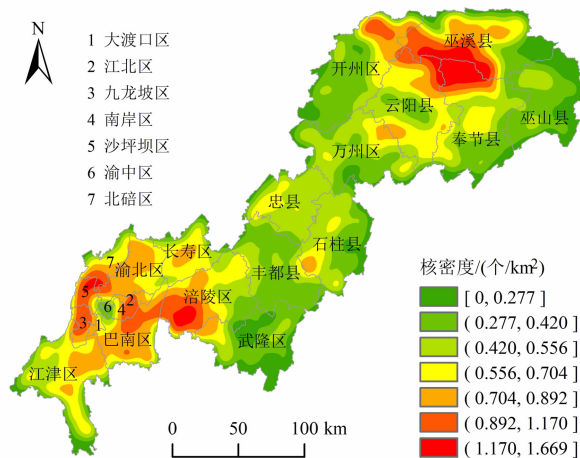


图 7 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核密度分布

Fig. 7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names with human landsca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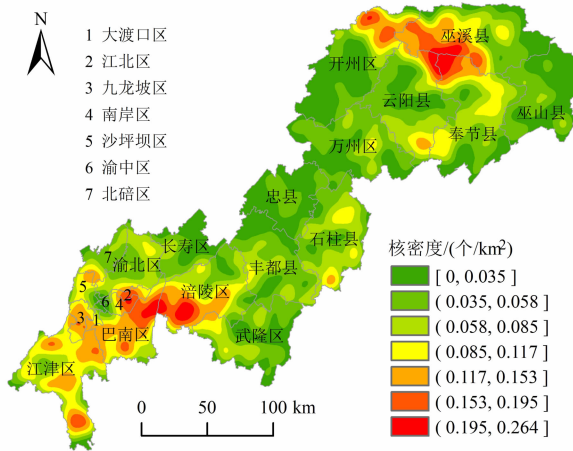
图 8a 显示,经济活动类乡村地名高密度分布区主要集中于重庆主城区的江津、巴南、涪陵、江北、九龙坡等县区以及北部的巫溪县、开州区和奉节县、云阳县南部和北部,密度值为 0.085 ~ 0.264,库区中部的忠县、丰都县、万州区等地分布密度较小。这主要是因为重庆市作为库区增长极,经济发展迅速、商贸繁荣,尤其是 1997 年重庆市设立直辖市以来,以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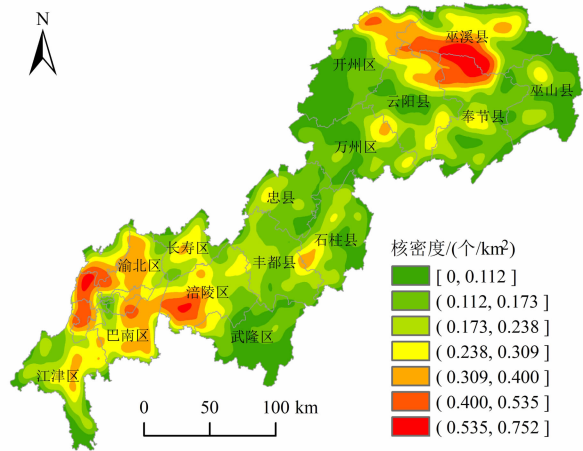
活动命名的乡村地名景观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较为一致。人工建筑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人工建筑类乡村地名空间分布与经济活动类地名景观相似(图 8b),高密度区主要分布于库区西部和南部的涪陵、渝北、九龙坡、沙坪坝区以及北部的巫溪县、奉节

县、云阳县等地;低密度区主要分布于库区中部的武隆区、忠县西部和巫山县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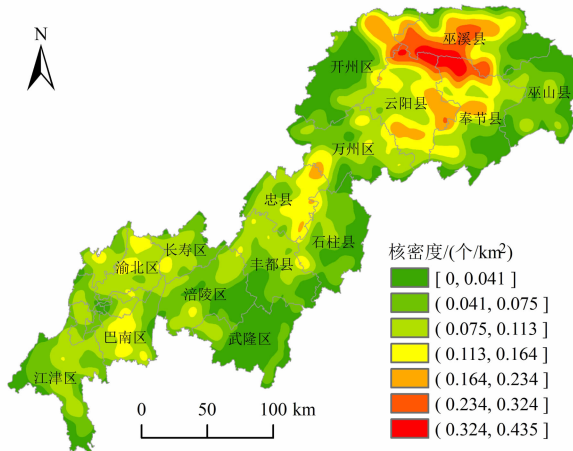
姓氏类与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空间分布特征相似,主要呈现东北密、西南疏的空间格局(图 8c、图 8d)。姓氏类与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高密度区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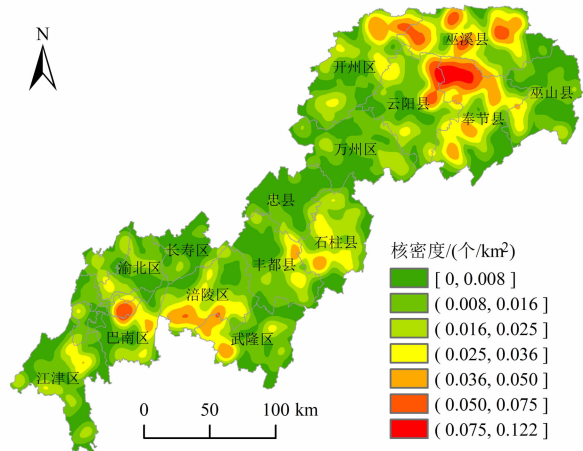
(a) 经济活动类地名核密度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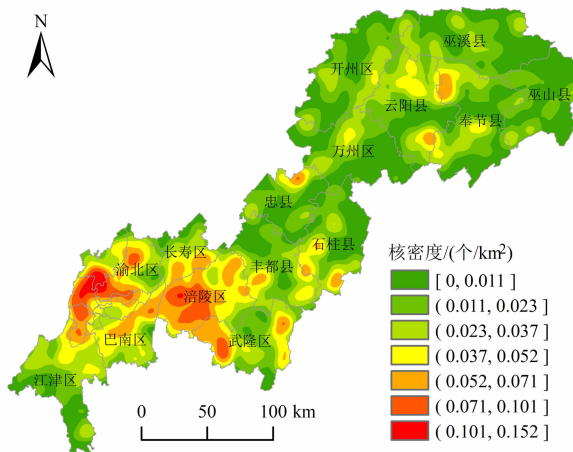
(b) 人工建筑类地名核密度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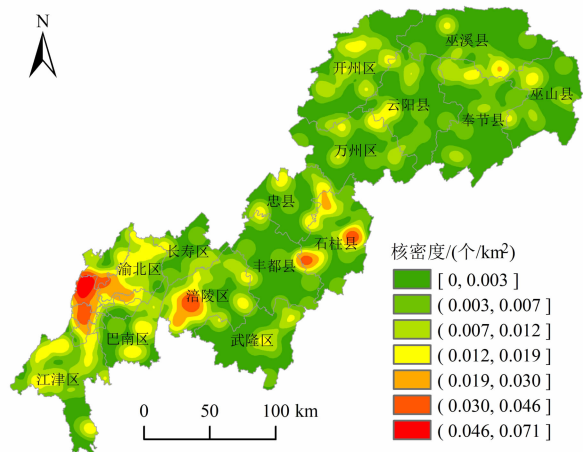
(c) 姓氏类地名核密度值



(d) 园林景观类地名核密度值



(e) 军事活动类地名核密度值



(f) 历史政治类地名核密度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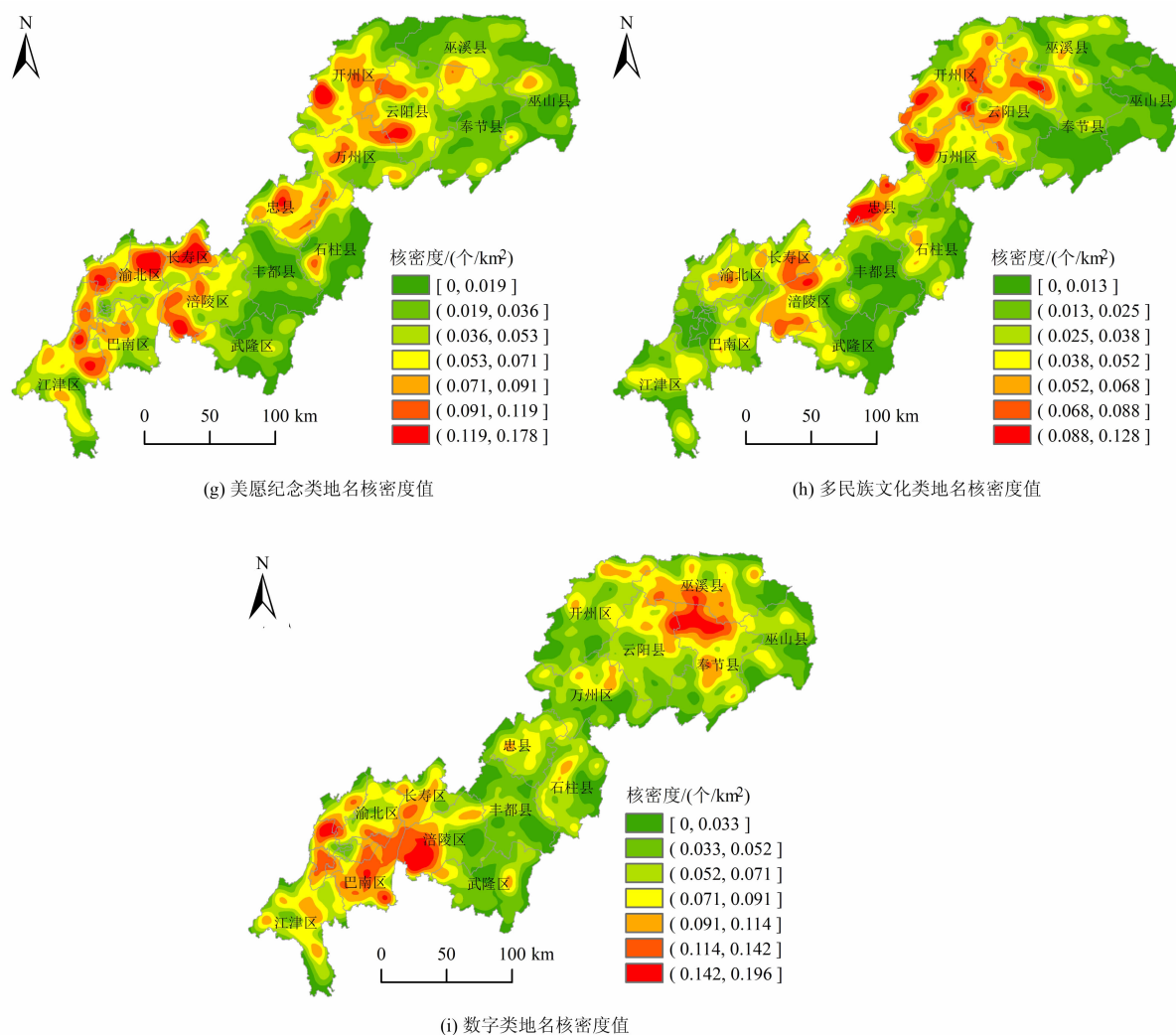


图8 不同类型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核密度分布

Fig. 8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names with varies human landscape

分布于库区东北部的巫溪、云阳、奉节县等地,这些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王、向、杨等土家族大姓命名的乡村屡见不鲜,民族建筑及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分布较为集中。此外,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在库区西南部的南岸区、涪陵区形成小规模密度核。

军事活动类和历史政治类乡村地名景观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图8e、图8f),库区东南部的江北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北碚区、涪陵区等地拥有大量抗战遗迹及南宋抗蒙元遗迹,历史时期军事、政治活动频繁,在命名上多用军事防御设施、政治活动、政治人物事迹要素命名,出现了堡、兵、碉、屯、营、寨、朝、官、监、夔辖等与军事、政治有关的地名。历史时期库区东北部的开州区、巫溪县、巫山县、奉节县等地区地势险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军

事与政治活动要素地名使用程度较低。

美愿纪念类与多民族文化类地名景观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图8g、图8h)。以美愿与纪念、多民族文化要素命名的地名分布范围较广,集中分布于重庆主城区以及涪陵区、忠县、万州区、云阳县、开州区等地区,这里汉族与土家族、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混合聚居交互融合,促进了汉族文化与土苗文化交融,受宗祠文化、民族文化、图腾文化等影响较大。东部的武隆区、丰都县、奉节县、巫山县等地受多民族文化影响较小,美愿嘉言要素地名使用程度较低。

数字类地名景观呈现东北与西南部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图8i),高密度区分别于库区西南部的涪陵区、巴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等地以及东北部云阳、巫溪、巫山、奉节县交界地区形成密度核。

此外,忠县、石柱县、万州区、武隆区的县城及周边地区形成小规模高密度集聚区。数字地名既有数字崇拜文化的体现,如“五”与“福”,“六”与“禄”谐音;也有融入具体环境赋予具体含义的地名,如三块石、二塘村、四公里、五公里等带有具体数字的地名。

### 3.3 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的成因

#### 3.3.1 自然地理环境独特

三峡库区(重庆段)地处西南地区,属两江六峡交汇之地,山多坡陡,河谷纵横,形成了山高水险的独特自然环境,造就了这一地区以山为骨、以水为魂、以桥为脉的区域特色以及丰富多样的茶药植物、珍稀动物等生物资源<sup>[29]</sup>。这些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致使乡村地名多以地形地貌、水文特征、动植物等要素命名。三峡库区(重庆段)独特的多山环境和丘陵地形,催生了以坪、坝、坡、垭、岭、坵等反映地势形态的字词命名地名。多坎多坡、不规整的地形导致库区方位概念模糊,当地居民常常使用上、中、下、阴、阳等表征地理方位,形成了一系列与地理方位相关的乡村地名,如南坪、上坝子、下湾等。库区依山傍水、河谷纵横的水文条件,造就了大量含有沟、漕、滩、汉、溪、湾、沱等与水相关的乡村地名。三峡库区(重庆段)亚热带季风气候显著,水热条件较好,植被茂盛,动物种类繁多,促使这一地区部分乡村地名以动物、植物命名,大量村名中含有凤、鸡、龙、马、麒麟、蟠龙、螃蟹以及柏、茶、椿、桂、银杏等与动物、植物相关的字样。以动物作为地名命名依据,既反映了三峡库区的自然环境,也映射了古代库区居民的图腾崇拜,其中“龙”“凤”均是典型的图腾形象,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名景观,如小龙坎、龙泉湾等。

#### 3.3.2 历史政治渊源复杂

乡村地名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文明程度的反映,三峡库区历史悠久,政治渊源复杂。三峡库区(重庆段)既是古代巴渝之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国古战场和抗战时期的政治中心,军事活动与政治活动对人文景观类地名的命名影响显著。历史发展过程中,三峡库区(重庆段)人类活动的产物不断涌现,如殿、阁、楼、桥、寨、牌楼等各种人工建筑以及堡、兵、碉、关、营、寨等军事活动要素,由此形成一系列以人工建筑、军事活动元素命名的乡村地名。三峡库区(重庆段)的中心城市重庆自古就是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之一,是地方行政官署的驻地,在宋蒙战争、抗战时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堡、碉、

营、寨等作为以乡村聚落为载体的军事防御设施,对三峡库区(重庆段)的乡村地名产生了诸多影响。

#### 3.3.3 多元文化融合

重庆市是一个移民城市,自秦朝时期万家迁徙巴蜀之地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三线建设共经历 7 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形成了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融的现象。目前,三峡库区(重庆段)汉族与土家族、苗族、彝族、壮族、回族等近 50 个少数民族交融渗透,衍生了丰富多彩的宗族文化、寺庙文化、江湖文化、抗战文化和红岩文化。移民迁徙过程中,同族同姓的居民往往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以聚居宗族大姓命名的村落,如谭家湾、刘家坪、马家堡、向家坡、冉家坝、王家祠堂等乡村地名,均映射出库区居民重宗族、重血缘的宗族文化;库区古时佛教、道教盛行,寺庙众多,形成了一系列以寺、庙、观、庵、祠等宗教建筑元素命名的乡村地名,见证着库区曾经浓厚的宗教色彩。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造就了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江湖文化,出现了一系列简洁、直爽且富含江湖文化特色的乡村地名,如桐元码头、一公里、五公里、鸡公嘴、鸭儿凼等。豪爽洒脱的江湖文化也催生了追求吉祥、兴盛的心理,将安、昌、福、贵、吉、嘉等表征美愿嘉言的元素融入到乡村地名之中。曾经的古战场、陪都将抗战文化元素镌刻进乡村地名,见证库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交融。

## 4 讨论

作为地域文化的结晶与载体,乡村地名能够折射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区域人地关系<sup>[23]</sup>,三峡库区是巴楚文化与移民文化交融的地带,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sup>[34]</sup>。本研究以三峡库区(重庆段)为例,基于数理统计、平均最邻近距离、核密度估计法揭示了三峡库区乡村地名的空间不均衡性和集聚性特征(表 1、图 5、图 8),以及乡村地名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传承、民俗文化等要素之间的关系。现从三峡库区乡村地名的环境指向性、乡村地名与人类活动的关联性、乡村地名承载的民族民俗文化以及该研究的不足与展望进行讨论。

(1)三峡库区乡村地名呈现显著的环境指向性,表明自然环境是影响乡村地名空间分布的基础。巫山、大巴山地区地形破碎、河流纵横、生物多样性复杂,是三峡库区环境的典型写照<sup>[29]</sup>,居住于此的

乡村人口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适应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孕育山川河流、花草虫鱼鸟兽等以形象或抽象的形式融入乡村地名<sup>[2]</sup>,如白岩脚、月沱、龙凤村、银杏村等村名,映射出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适应乃至敬畏和崇拜,形成鲜明的环境指向性,契合了乡村地名景观是伴随乡村聚落择环境而生的过程。这与李巍<sup>[2]</sup>、段晨曦<sup>[9]</sup>、王涛<sup>[34]</sup>、杨强<sup>[35]</sup>、赵思文<sup>[27,36]</sup>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印证。

(2)三峡库区乡村地名与人类活动具有高度关联性,受历史传承与政治渊源影响显著。作为古巴渝之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库区(重庆段)从三国古战场和抗战时期的政治中心发展到现今的直辖市与国家中心城市,职能类型军政商兼备,军事因素带动长江沿线经济发展和商业互通,古村落地名命名以经济贸易、建筑工程、军事活动、历史职能类为主,表征驿铺、防御功能的字(词)使用较多,如埠、仓、铺、坝、碑、殿、堡、兵、道、盘等,这与北京、承德等地具有类似功能的军事型、商贸型、建筑类的古村落地名特征相似<sup>[3-4]</sup>。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人口不断流失,部分村落出现空心化、空巢化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地域文化结晶和乡土文化遗产的乡村地名,亟待保护传承<sup>[2]</sup>,科学开展乡村地名的溯源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3)三峡库区乡村地名承载着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成渝古驿道、渝黔古道、渝合古道、茶马驿道、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将三峡库区与其他地域联系起来,大规模的移民政策为三峡库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带来了工匠技艺,促进了汉族与土家族、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渐趋融合,推进了汉族文化与土苗文化交汇混融,形成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富集地,移民文化、驿铺文化、土苗文化、宗祠文化、寺庙文化交互融合促使经济、姓氏、工程建设、美愿纪念、多民族文化类地名在三峡地区涌现。

(4)局限与展望。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的形成时期自唐宋朝廷延伸到民国时期,形成年代久远且漫长,加之该区域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在建构地域文化景观的含义时,部分内涵与意义较为模糊,难以明确分类。受限于资料可获得性,部分地名的由来及变迁没有查到,在此次研究过程中未加以考虑。后续研究过程中,应结合地图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推进乡村地名的计量研

究和溯源研究,进一步深化乡村地名的时空演化规律及驱动机制研究。

## 5 结论

(1)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呈现空间集聚分布特征。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分布总体呈现东北、西南地区密度高,中部地区密度低的空间格局,主要分布于库区东北部的巫溪县大部、奉节县中部及北部、开州区和云阳县东北部等县以及重庆市西南部的巴南、江津、大渡口、江北、南岸区等地。地理方位类、植物类、颜色类乡村地名分布相对较为分散,多呈点状分布形态。

(2)三峡库区(重庆段)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集聚分布区较大且空间差异明显。数字类和人工建筑类乡村地名集中分布于库区东北部的巫溪、奉节、云阳、开州区等地以及西南部的涪陵、渝北、九龙坡、沙坪坝等地,军事活动和历史政治类乡村地名主要分布于库区西南部海拔较低的长寿、巴南、江北、南岸区等地,姓氏类和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主要分布于海拔较高的巫溪、奉节、云阳、开州区等县区,美愿与纪念类和多民族文化类乡村地名集聚分布区沿库区北部边缘由东北部向西南部延伸。

(3)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蕴藏着该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民俗文化、民族特色等诸多信息,是地形地貌、水文特征、生物资源等自然因素以及经济发展、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等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地理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 地理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89-94. [Geography Editorial Board of China Encyclopedia Editor Committee.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Geography [M]. Beijing: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Press, 1992: 89-94]
- [2] 李巍, 杨斌. 藏族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与保护策略——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4): 784-793. [LI Wei, YANG Bin. The spatial patterns, generative mechanism and protective strategies of Tibetan village names: A case study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4): 784-793] DOI: 10.11821/dlyj020180465
- [3] 孙百生, 郭翠恩, 杨依天, 等. 基于GIS的承德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J]. 地理科学, 2017, 37(2): 244-251.



- [ SUN Baisheng, GUO Cui, YANG Yitian,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lace-name cultural landscape based on GIS approach in Chengde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2): 244 – 251 ] DOI: 10.13249/j.cnki.sgs.2017.02.010
- [4] 陈晨, 修春亮, 陈伟, 等. 基于 GIS 的北京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J]. *地理科学*, 2014, **34**(4): 420 – 429. [ CHEN Chen, XIU Chunliang, CHEN Wei,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name landscape based on GIS approach in Beijing and its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4): 420 – 429 ]
- [5] 王彬, 黄秀莲, 司徒尚纪. 广东地名语言文化空间结构及景观特征分析[J]. *人文地理*, 2012, **27**(1): 39 – 44. [ WANG Bin, HUANG Xiulian, SITU Shangji. Analysis on cultur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name in Guangdong province [J]. *Human Geography*, 2012, **27**(1): 39 – 44 ] DOI: 10.13959/j.issn.1003 – 2398.2012.01.009
- [6] 王盼, 王宏卫, 杨胜天, 等. 基于 GIS 的天山北坡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分析[J]. *干旱区地理*, 2020, **43**(2): 516 – 524. [ WANG Pan, WANG Hongwei, YANG Shengtian, et al. GIS-based analysis of cultural landscapes for settlement names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J]. *Arid Land Geography*, 2020, **43**(2): 516 – 524 ] DOI: 10.12118/j.issn.1000 – 6060.2020.02.27
- [7] 宋晓英, 李文娟, 傅学庆, 等. 基于 GIS 的蔚县地名文化景观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5, **29**(12): 63 – 68. [ SONG Xiaoying, LI Wenjuan, FU Xueqing, et al. The analysis of place name cultural landscape based on the database design for rural settlement place name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9**(12): 63 – 68 ] DOI: 10.13448/j.cnki.jalre.2015.401
- [8] 王彬, 岳辉. GIS 支持的广东地名景观 EOF 模型分析[J]. *地理科学*, 2007, **27**(2): 281 – 288. [ WANG Bin, YUE Hui. EOF model analysis of place names landscape in Guangdong province on GIS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27**(2): 281 – 288 ]
- [9] 段晨曦, 鲁瑞洁, 丁之勇, 等. 行政村地名分布与自然地理要素关系的初探——以毛乌素沙地与黄土高原交界地区为例[J]. *水土保持研究*, 2020, **27**(1): 387 – 393. [ DUAN Chenxi, LU Ruijie, DING Zhiyong, et al.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place names and natural geographical elements: A case of the border area between the Mu Us and the Loess Plateau [J]. *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20, **27**(1): 387 – 393 ] DOI: 10.13869/j.cnki.rswc.2020.01.054
- [10] HESLOP M. Prelude to a gazetteer of place-names in the countryside of Rhodes 1306 – 1423: Evidence from unpublished documents [M]. Routledge: Medieval Greece, 2020: 196 – 225.
- [11] HERMAN D. The Aloha State: Place names and the anti-conquest of Hawai'i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9, **89**(1): 76 – 102.
- [12] CHABRERA V O, KENT R B. Residential toponyms and urban change (1890 – 2000) in a seaside resort town, Benicussim, Spain [J]. *Names*, 2009, **57**(2): 92 – 119. DOI: 10.1179/175622709X436378
- [13] FAGÚNDEZ J, IZCO J. Diversity patterns of plant place names reveal connections with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actors [J]. *Applied Geography*, 2016, **74**: 23 – 29. DOI: 10.1016/j.apgeog.2016.06.012
- [14] SENFT G. Landscape terms and place names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the Kaile'una subset [J]. *Language Sciences*, 2008, **30**(2 – 3): 340 – 361. DOI: 10.1016/j.langsci.2006.12.001
- [15] CSURGÓ B, HORZSA G, KISS M, et al. Place naming and place ma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scape [J]. *Land*, 2023, **12**(8): 1528. DOI: 10.3390/land12081528
- [16] GILL G. Changing symbols: The renovation of Moscow place names [J]. *The Russian Review*, 2005, **64**(3): 480 – 503.
- [17] 张达, 周宏伟, 石剑峰, 等. 京津冀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时空演化特征及成因分析[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59**(3): 77 – 83 + 118. [ ZHANG Da, ZHOU Hongwei, SHI Jianfeng,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 analysis of place nam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J].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23, **59**(3): 77 – 83 + 118 ] DOI: 10.16783/j.cnki.nwnuz.2023.03.010
- [18] 冯嗣禹, 杨翠霞, 曹福存, 等. 多民族融合区的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以辽宁省朝阳市为例[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55**(5): 129 – 134. [ FENG Siyu, YANG Cuixia, CAO Fucun,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cultural landscape of rural place names in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zone: Taking Chaoyang city, Liaoni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19, **55**(5): 129 – 134 ] DOI: 10.16783/j.cnki.nwnuz.2019.05.021
- [19] 何曼丽, 丁旭华, 俞凯旋. 地貌视角的诸暨乡村地名空间分布研究[J]. *测绘科学*, 2020, **45**(11): 147 – 153. [ HE Manli, DING Xuhua, YU Kaixua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names in Zhuji from perspective of geomorphology [J]. *Scie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2020, **45**(11): 147 – 153 ] DOI: 10.16251/j.cnki.1009 – 2307.2020.11.021
- [20] 吴增伟, 张胜茂. 基于 GIS 的姓氏地名制图方法研究[J]. *测绘科学*, 2011, **36**(4): 178 – 180. [ WU Zengwei, ZHANG Shengmao. Cartography method on placename derived from surname base on GIS [J]. *Scie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2011, **36**(4): 178 – 180 ] DOI: 10.16251/j.cnki.1009 – 2307.2011.04.041
- [21] 王法辉, 王冠雄, 李小娟. 广西壮语地名分布与演化的 GIS 分析[J]. *地理研究*, 2013, **32**(3): 487 – 496. [ WANG Fahui, WANG Guanxiong, LI Xiaojuan. GIS-based spatial analysis of Zhuang place names in Guangxi, China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3): 487 – 496 ]

- [22] 李勋, 马金辉. 基于 GIS 的榆林市乡镇地名分布特征研究[J].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 2017, **40**(3): 46–49+53. [LI Xun, MA Jinhui. The character analyzing of village toponyms' distribution based on GIS application in Yulin city [J]. Geomatics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7, **40**(3): 46–49+53]
- [23] 朱竑, 周军, 王彬. 城市演进视角下的地名文化景观——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09, **28**(3): 829–837. [ZHU Hong, ZHOU Jun, WANG Bin. Analyzing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old town of Liwan, Gangzhou from the evolvement of toponym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3): 829–837]
- [24] 丁永霞, 肖维娟, 刘正阳. 蓝田县乡村地名语源分类及空间分布特征[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43**(1): 72–77+100. [DING Yongxia, XIAO Weijuan, LIU Zhengyang. Etym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lace names in Lantian county [J]. 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Natural Science), 2023, **43**(1): 72–77+100] DOI: 10.13467/j.cnki.jbuns.2023.01.012
- [25] 薛永盛. 地名分类方法对村庄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差异的影响——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22(4): 24–29. [XUE Yongsheng. The influence of Toponym classification method on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village toponym cultural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Minqin county, Gansu province [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2(4): 24–29] DOI: 10.3969/j.issn.1009–6000.2022.04.004
- [26] 周亚, 喻磊, 岳云霄. 基于 GIS 的太行山乡村地名文化景观分析——以山西省黎城县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8): 68–76. [ZHOU Ya, YU Lei, YUE Yunxiao. Analysis of rural toponymic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Taihang Mountains based on GIS: Case of Liche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2, **36**(8): 68–76] DOI: 10.13448/j.cnki.jalre.2022.201
- [27] 赵思文, 胡希军, 金晓玲, 等. 古航道视角下聚落地名文化景观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湖南沅水流域为例[J]. 地理研究, 2024, **43**(1): 214–235. [ZHAO Siwen, HU Xijun, JIN Xiaoling, 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ttlement name cultural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waterway: Take the Yuanshui River Basin in Hunan as an exampl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4, **43**(1): 214–235] DOI: 10.11821/dljy.020230101
- [28] 曾晨岑, 李阳兵, 黄孟勤, 等. 山区农业生态系统形态转型研究——以三峡库区腹地为例[J]. 山地学报, 2022, **40**(3): 462–478. [ZENG Chencen, LI Yangbing, HUANG Mengqin, et al. On the conversion of agroecosystem in mountainous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China [J]. Mountain Research, 2022, **40**(3): 462–478] DOI: 10.16089/j.cnki.1008–2786.000685
- [29] 王舒, 张骞, 王子芳, 等. 基于 GIS 的三峡库区生态风险评估及生态分区构建[J]. 生态学报, 2022, **42**(11): 4654–4664. [WANG Shu, ZHANG Qian, WANG Zifang, et al. GIS-base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and ecological zoning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2, **42**(11): 4654–4664] DOI: 10.5846/STXB202104080909
- [30]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重庆市志(第一卷)[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543–762. [General Editor's Office of Chongqing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Committee. Chongqing chronicles (Volume 1) [M].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543–762]
- [31] 重庆市地名办公室. 重庆地名志[M]. 重庆: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印刷厂, 1997: 255–344. [Chongqing Place Names Office. Chongqing place names [M]. Chongqing: Printing Factory of Chongqi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1997: 255–344]
- [32] 四川省重庆市地名领导小组. 四川省重庆市地名录[M]. 重庆: 重庆市新华印刷厂, 1984: 475–548. [Place Names Committee of Sichuan Chongqing. Place names of Chongqing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M]. Chongqing: Chongqing Xinhua Printing Factory, 1984: 475–548]
- [33] 胡昂, 普昊, 宋远, 等. 藏族历史文化村镇聚落斑块特征研究[J]. 工业建筑, 2023, **53**(5): 73–79+87. [HU Ang, PU Hao, SONG Yuan, et al.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ttlement plaques in Tibet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 [J].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2023, **53**(5): 73–79+87] DOI: 10.13204/j.gyzG21110407
- [34] 王涛, 李君, 陈长瑶, 等. 高原湖泊平坝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分析——以环滇池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12): 231–238. [WANG Tao, LI Jun, CHEN Changyao, et al. Cultural landscape of village toponym named after the element of water in plain region of plateau lake: A case study of the Dianchi Lake reg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12): 231–238]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12.026
- [35] 杨强, 农叶弯, 陈亚颀. 多民族融合区地名景观空间布局特征及成因分析——以西双版纳州为例[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22, **34**(4): 18–24. [YANG Qiang, NONG Yewan, CHEN Yapi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place names in the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area: Takes Xishuangbanna D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J]. 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022, **34**(4): 18–24]
- [36] 赵思文, 胡希军, 汤佳, 等. 流域古城镇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组图谱及群系特征——以湖南沅水流域为例[J]. 地理研究, 2023, **42**(11): 3020–3042. [ZHAO Siwen, HU Xijun, TANG Jia,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ome maps and groups: A study on names of ancient towns in Hunan Yuanshui Basin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11): 3020–3042] DOI: 10.11821/dljy020221387

##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Genesis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Village Names in the Chongqing Se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of China

LIU Qingguo<sup>1,2</sup>, SUN Piling<sup>1\*</sup>, WANG Shiqing<sup>1</sup>, XIANG Han<sup>2</sup>, WANG Songmei<sup>2</sup>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Shandong, China;

2. Chongqing Qianjiang Xinhua Middle School, Chongqing 409000, China)

**Abstract:** A village name usually give a direct expression of local heritage with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Unfortunately, there was little knowledge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genesis of village names in multi-ethnic settlements built in the proximity of river basins in southeastern China.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race village nam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in multi-ethnic districts.

In this study, it disclosed the genesis of the name of villages situated along the Chongqing se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of China.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were used to delineate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cultural landscape of village names and its features.

(1) The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names in the Chongqing se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presented a pattern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Village names, which were entitled by natural landscape showed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density in the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areas, but low density in the central area. Village names referred to topography, hydrology and biology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ast mountainous areas of the Reservoir area and the southwest urban area where the elevation was relatively low. Some village names designated by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colour scattered.

(2) Village names with human landscape attributes spread over a large areas of the Reservoir area, with distinct spatial differences. Village names in connection with digital and artificial buildings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mountainous areas and southwest urban areas of the Reservoir area. Village names involved with military,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stuff clustered in the southwest urban areas with relatively low elevation. Village names were named after anthroponym or landscape, which tended to centralize in the northeast mountainous area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names with memorial inclusive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multi-ethnic cultural villages.

(3) Village names in the Reservoir area inherits the very essences of local natural attributes, e. g. geomorphology, hydrology, biology resources, as well as local socio-economic setting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change,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national culture.

This study provides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local culture inheritance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Key words:** Village name; spatial distribution;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Chongqing

(责任编辑 钟雨倩)